

曹叢藝文益羣

北黑線

著 朔 楊



行刊社版出益羣

目次

熔爐·····	一
分水嶺·····	一〇
血書·····	一九
十年·····	二八
桃樹園·····	四〇
張德勝·····	五一
雷神·····	六〇
正定創世紀·····	六八
英雄列車·····	七三
北黑綫·····	八一

熔 爐

察哈爾的春天，川下的杏花開得白皚皚的，有時風一變，又會飄起鵝毛似的小青雪，蓋滿了山頭。一連幾夜，部隊緊往北開，要祕密地運動到平綏西線上，給敵人個突然襲擊。這天黑間，五連剛來到桑乾河南岸，起了大風，還挾着雪豆子，吹得人站不穩腳，一不小心就吹出幾尺遠。河水又深又陷，不敢徒涉，上級便命令他們臨時找個小村宿營。

戰士們睡定後，指導員披着塊雨布，出來查哨，將到二班門口，看見有個人走出來，走幾步又停下，扭回頭盯着屋子，也不動。他從身影認出這是黃金寶，便走攏去問道：『你怎麼還不睡？』

黃金寶吓了一跳，一看是指導員，又像有滿肚子委屈見了親人，想說不說，只吞吞吐吐道：『我心裏發煩，睡不着。』

指導員摸摸他的頭，有點發燙，就說：『你是不大精神，別儘着站在風地裏。』一面領他進屋，點起燈，親自打發他睡下，替他蓋嚴被，隨後安撫他一會，吹滅燈走出來。他覺得黃金寶有點反常，兩隻眼映着燈閃亮，好像含着淚，向他又支支吾吾地不肯明說。他查完哨，囑咐哨兵幾句，回到連部，心裏打起個疙瘩，總睡不穩。趕天亮，有人來報告說：『黃金寶跑了！』

這個信叫他一驚。他翻了翻兩隻深黑的大眼，尋思半天，只覺自己有罪，對黃金寶的幫助不夠，可又猜不透黃金寶逃跑的因由。他素來最能關心戰士，天南海北，不管怎樣調皮搗蛋的人，一經他教育改造，都能脫胎換骨。黃金寶先前就最難纏，車軸小伙子，門板身子，脾氣擋得養牛，說話衝人。剛在涑水從敵人的三十五軍解放過來時，樣樣事看不入眼，光說怪話。吃飯一拿起飯碗，就呲牙裂嘴裝鬼臉說：『怎麼淨吃小米，還不敵豬食！人家那邊一天兩頓麵，我還嫌不合口味！』操場上操，更會挑短，笑人喊口令，不是音長，就是音短。叫他練手溜彈，故意扔到房頂上，爬上去檢，順手偷老鄉曬的紅棗吃，嘴裏吃着不算，塞得滿兜都是。臨到

幫老鄉挑水掃院子，他就唧咕道：『這簡直是武大郎玩鸛鵲，花狐騷！老百姓不替咱做，也就算了，何必倒替他們當長工！』

指導員叫他到一邊笑道：『我知道你是察哈爾陽原縣人，家裏過的好吧？』

黃金寶把鼻子一哼道：『好個鷄巴！統共六畝破地，打的糧食交官也不夠。』指導員嘆口氣說：『人有本，樹有根，原來你也是個苦人，怎麼給敵人當了幾年兵，就忘了自己是誰，也欺壓起窮人來了？你在那邊頓頓吃麵，還不都是搶來的！誰也不願意苦，都願意甜，先苦後甜，甜是從苦裏來的。不過凡事也有個規矩，沒有規矩不能成方圓，軍隊裏最講究紀律，老莊稼話就叫規矩。你肚子裏一定有許多意見，對我說說吧。一說出來就解決了。』

黃金寶見指導員穿得又破又舊，鞋也綻了線，那像個當官的樣子，心想這個解放軍真糟糕，沒大沒小的，實在不成體統。一聽指導員說話，冷不妨可碰了他的心，火辣辣的不是滋味。但他正沒好氣，一扭頭道：『說有啥用？六十里地，一說出來，你能把我捎到麼？』

黃金寶穿着雙牛皮靴子，蹙拉蹙拉的，走路確實苦。不到二十里地，早冒了汗，脚也攔得生痛。要進村，班長說：『帽子戴正！』他偏把帽子一歪道：『還戴帽子呢，命都顧不上了！』班長又說：『扣上扣子！』他更嘟囔道：『扣扣子？皮能剝下來，我還要剝皮呢！』氣得班長回過頭問：『你搗什麼亂？』他索性撒起賴，一屁股坐到地上叫：『我的爺爺天呀！我再也挪不動步了！』

戰士們都要幫他揹東西，也有人看不順眼，冷笑說：『你看他倒壯，原來是綠豆芽，長一房子高，也是菜貨！你不走怎麼辦？』他發噤道：『愛怎麼辦就怎麼辦，反正我不走了！』

正僵着，指導員趕過來說：『讓他歇一會吧，我陪他後尾走。』又端量端量他的牛皮靴子，搖搖頭道：『你穿這個累贅玩意，怨不得吃力。』便從自己揹包上掙出雙半新不舊的布鞋，對拍了拍土，遞給他說：『換上這個就好走了。』一面動手替他解皮靴帶。

黃金寶倒弄得怪難爲情，連忙說道：『我自己換，我自己換。』他常聽人談

論，指導員怎樣捨不得吃，捨不得穿，捨不得化，省下的都幫助了同志，自己淨捨旁人扔的破鞋，縫好了再穿。原先他不大信，看起來竟是真的。他像個做錯事的孩子，自知對不起人，眼也不敢抬，急急換好鞋。隊伍正在前進，指導員早把兩隻皮靴帶結到一起，把靴子搭到肩上，拿過他的槍說：『咱們也慢慢走吧，到村裏我給你買點麻花吃，找點水喝，就有力氣了。』

這一天，黃金寶再沒掉隊。他長得儘管像車軸，可是長行軍還不慣，咬着牙走了七十里地，趕到宿營地，腰又酸，腳又痛，身子一沾炕，呼呼地睡了。睡着睡着被人搖醒，只見指導員笑着立在炕前，替他端過飯來。他覺得兩腳好輕鬆，揉揉眼一看，不知誰早替他脫了鞋襪，燙了腳，腳掌子磨的水泡也挑破，上了碘酒。他望望腳，又望望指導員，指導員笑道：『這是同志們幫你洗的，一燙腳，明天就能走了。』

他心裏這一陣難受，說不出什麼滋味。千年的石頭萬年的娘，在家裏，娘對他也不會這樣體貼。人心都是肉長的，同志們這樣親，那能叫他不感動，忍不住掉下

了眼淚。指導員勸道：『你還有什麼爲難的事，大家都能替你辦。先吃飯吧。』

班裏的同志也一齊說：『吃吧，吃吧，走了一天也餓了，何必多想心事。』

房門坎上坐着房東老太太，身上穿的補釘羅補釘，顫巍巍地說：『這個同志想是新出門。你要不嫌辭，我還剩點酸樹葉，拿給你飯吃。醃蘿蔔都叫該死的「中央軍」給我搶光了。』

指導員忙道：『不用費心，老大娘，咱們有菜。這個村看起來燒的不輕，你倒說說是怎麼糟害的？』

老太太就咬着牙，點着指頭罵道：『還不是頭年冬天鬧的！那些土匪一進村，就叫：點火，點火！一點火，風呼呼的，房子冒着黑煙，眼看家當燒成灰，也不許救！跑不迭的，活逮走，到今天也不知是死是活？我一個快進棺材的老絕戶，也給我搶的溜光罄淨，只剩一條破棉被！你們再不來，沒法活了。』

黃金寶擎着飯碗，一句句話都刺進他的心。兩年以前，敵人也是這樣闖進他的家，亂搶亂翻，臨走要抓他。爹護着他，叫人打傷肋巴骨，以後吐血死了。他被抓

到軍隊裏，一天一天，竟忘了這個仇，糊裏糊塗混下去。看起來，他真忘了本，對不起家裏的老娘，也對不起眼前這些同志。他把飯碗往炕上一撒，沒頭沒腦地叫道：『指導員，你看着吧，往後我再不學好，就不是我娘養的！』

從此，他果真變了個人。在解放軍這個大熔爐裏，他先前被埋着的階級覺悟，一下子挑出來了，同志間的階級友愛，更覺得比家庭還親。這時是一九四八年春天，眼前這次行軍，正是華北的一支解放軍向察南挺進，對敵人實行反攻的偉大行動。他夾在進軍的行列裏，跋山涉水，越練越強。二十四五正當年，思想再一開竅，力氣真賽半匹牛，一路光搶着扛機槍身，腳後跟裂了，用線縫，用麵抹，也不叫苦。可是到察南後，陽原一解放，他添了件心事，背着人常常發愁。有天晚上，他夢見老娘哭着對他說：『人家不把我當軍人家屬看待，還當成頑屬，餓死也沒人管！』他一下子驚醒，揪心一樣痛。以後接連幾夜，老做這個夢，實在忍不下去，就想開小差了。這夜在桑乾河岸上，班裏的同志睡得正酣，他聽着外面風攪着雪豆子，打着紙窗，盤算來盤算去，要走，又捨不得這個親親熱熱的大家庭。他的胸裏

好像有兩隻手，一隻往東揪他的心，一隻又往西揪，痛的不行。他走到門外，遇見指導員，真想抱着指導員大哭一場。指導員安撫他睡下，昏昏沉沉當中，他娘驀然又顯現在面前，流着淚說：『我就要餓死了，你再不回來，永世也見不着娘的面了！』他這一驚，出了身冷汗，穿上衣服往外就走，望着連部又癡癡地呆了一會，末後想道：『走吧，那個家還是比這個家親！』便把心一狠，掉頭鑽到大風裏去。

第三天拂曉，部隊出現在平綏路上，包圍了懷安城。總攻的前一刻，指導員坐在戰壕裏，正在爭取片刻的歇息，有人從溝沿上撲通地跳下來，也不說話，拿胳膊擋着臉就哭。

指導員吃了一驚道：『黃金寶，你這是怎麼的啦？』

黃金寶哭得喘不過氣來，斷斷續續說道：『處分我吧，指導員！……我對不起你……對不起同志們！』

指導員和和氣氣道：『你也不用這樣難過，誰能不犯錯誤。孩子在娘肚子裏，

踢的娘痛，也是錯誤。知過必改，就是男子漢大丈夫。』

黃金寶還是哭道：『我老惦着我娘，村裏一定把她當頑軍家屬看，給她氣受。……我跑到半路，有個同志問我道：「你是不是開小差的？」我說：我怎麼會是開小差的？」心裏可難過的哭了。……這多不光彩，多對不起革命！我思前想後，又找回來了！』

指導員噢了一聲說：『這個事又怪我了。明天咱們就寫信給你村裏，告訴他們你參軍了。其實就是偽軍家屬，照共產黨的章程，也能分到地，不會受欺負。』

黃金寶猛然止住哭，挺起胸膛，兩眼閃閃發亮，直盯着指導員道：『指導員，我要求火線上立功，將功贖罪！』

總攻的砲火響了，轟轟的，塵土遮蔽了懷安城。步兵在砲火的掩護下，也發起了攻擊。黃金寶給指導員敬了個禮，回身跳出戰壕，隨着隊伍衝進猛烈的煙火裏。十分鐘後，城頭上豎起一面飄展的紅旗，戰士們登城了。勇敢的旗手却正是黃金寶。

分水嶺

于得水掉隊兩天了，真惱火。那天一早，旅裏叫他到縱隊送文件，四十里地，心想像玩一樣，當天可以來回，就沒揹背包，光帶了一天的糧票菜金，扛上大槍，輕輕快快走了。頂晌午趕到縱隊，交了文件，聽說有點情況，緊往回走，天黑到了原村，旅部却早轉移了。他跑得蝕的慌，一時未免大意，就歇了一宿，第二天才順着老鄉指的方向奔去。

他已經當了兩年通訊員，在運動戰裏，大踏步進退，當時一個人追隊伍，打聽着去向，揣摸着情況，不是什麼難事。這回未免叫他犯愁，隊伍正在配合另外戰場的友軍，在熱河一帶執行高度機動作戰，有意箝制住當前的敵人，不讓他們去增援，還叫做：『牽着笨牛的鼻子走！』敵人也真是頭笨牛，被解放軍三逗引，兩逗引，發了昏，追着解放軍的屁股，瞎碰瞎撞，總想觸解放軍一角，可又到處撲空。

在這場來去飄忽的鬥牛戲里，便苦了于得水，高低也找不到部隊。

糧票只那麼兩張，一頓的糧食分做兩頓吃，吃到今天早晨也光了。又不肯犯羣衆紀律，隨便要老鄉東西吃。人是鐵，飯是鋼，一頓不吃餓的荒！餓倒不怕，他一個二十歲的小伙子，勒緊褲腰帶，咬咬牙，還熬的過。最苦的是他的心情。怎麼空空洞洞的，好像沒個依靠？本來也是，自打十四歲在宣化下煤窖，兩條腿的人當四條腿的牲口使，吃盡苦頭，趕從日本手裏一解放，過的剛像個人樣，混帳王八蛋的反動派又打來了。人往活路走，鳥向明處飛，他頭也不回，扛起槍參加了解放軍。同志們那個熱火勁，親親密密的，他覺得好像一下子滾到娘懷裏，受娘撫摸着那樣舒貼。他也確實招人喜歡，矮不墩的，一張圓臉蛋黑紅黑紅的，紅得發亮。秋天幫助老鄉割莊稼，脫光膀子，筋肉一稜一稜的，像生鐵鑄成，因此都叫他的小名鐵蛋。從來不會耍歪掉邪，只知道搶着做事，整個人溶化在部隊裏，水土不離。現在，他可孤零零地擲到一邊了。

熱河山地，七八月間，夜晚不蓋被，凍得他打哆嗦，白天走路，爬山，汗又直

冒，軍衣塌濕一次又一次，淨是一圈一圈的白漬。漸漸走進四海地面，山更高，地更貧寒，加上敵人在這一帶又燒又搶，製造無人區，常時十里二十里不見村，見了也是十幾戶人家，燒得剩不下幾間破房子，人更沒吃沒穿。就在這樣一個燒毀的小山村裏，太陽地裏坐着個老漢，精瘦精瘦，全身幾乎都光着，只在腰下纏了塊破布，手裏托着個碗，呼嚕呼嚕直喘，一面往嘴裏扒拉爛杏葉吃。

于得水餓得腸子擰了勁，真想討口吃，嚥了幾口唾沫才壓下餓火去，笑着問那個老漢道：『老大爺，你們這過隊伍沒有？』

老漢抬起眼，呼嚕呼嚕喘道：『過啦，過啦，昨天下晚才過去的，都撲着西邊去了。』說着指了指西面一座大山。

那是條熟路，叫分水嶺，于得水走過不止一次，聽說隊伍相隔不遠，他的精神一振，不歇腳地又朝前趕去，心想隊伍黑間走的，天亮以前準得宿營，說不定就在山那邊什麼地方住下了。現時天還不晌，緊走兩步，回家趕得上吃下午飯。通訊班的同志看見鐵蛋回來，不定怎麼樂呢，又該抱着他滿炕滾屎球了。

太陽挪到當頭，他敞開懷，槍橫扛在後肩上，兩手在前胸抓着槍揹帶，走上嶺去。正是熟莊稼的時候，山的陰坡長滿大片的榛子棵，榛子也熟了。他餓壞了，撂下槍跑過去，摘下榛子砸着吃，口袋也裝得滿滿的。還找到幾棵野梨樹，掛着半紅不紅的小梨，也吃了幾個，雖說又澀又酸，倒也有味。肚子裏一填進東西，心又急，一口氣爬上山頂。

山那邊真有隊伍呢。遠處的一條溝裏冒着好幾縷煙，這不是隊伍用行軍鍋在露天做飯是什麼？他這一樂，不覺叫出聲道：『我的親娘，這回可找到了！』

可是別忙，做飯的煙怎麼會冒得這樣大？煙一會小，一會竄多高；一會冒白的，猛古丁又冒上一陣又濃又黑的大煙，隱隱約約還閃着紅光。這明明是敵人在放火燒村！他忽然明白過來，剛要往後退，晚了，一個敵人從山路的轉灣地方驀地轉出來。

于得水把身子一縮，閃到塊石頭後，端起槍，喀啦啦推上子彈，逼住氣想：『豁出去算啦！打死一個夠本，打死兩個賺一個！』

敵人就一個，沒揹槍，也沒揹行李，瞪着兩隻下漏神的大眼，慌慌忙忙一路小跑，跑幾步一回頭，跑幾步一回頭，累得張着嘴乾喘。于得水暗中瞅着，心裏燒起一把大火：就是這羣狼心狗肺的小三孫子，殺人放火，騎在中國老百姓的脖子上拉屎，恨不得通他幾刺刀才解恨！他霍地跳出來，槍口頂住敵人喝道：『站住！』

敵人叫他這一喝；倒退幾步，嚇傻了，雙手舉到頭上，定在那兒不能動彈。

于得水喝問道：『你是從那來的？』

敵人略微清醒一點，就象發瘧子似的，渾身亂顫說：『我……我是暫三軍的……我要回家。大爺，你饒了我吧！』

于得水追問道：『山下是你們發的火麼？』

敵人望望遠處冒的大煙，用哭音辯白說：『那是他們點的，不關我事！我說，大爺，火真不是我點的，你放我走吧！』說着說着，好像有多大冤屈，荷荷的哭起來。

于得水望着他的下漏神眼，看他那種老實樣子，心一跳，衝口問道：『這不是

『二順麼？』

對方止住哭，楞了半天，忽然認出他來，樂的叫道：『鐵蛋，是你呀！』雙手抓住于得水的胳膊，滿臉又是淚，又是笑，唔嚕唔嚕也不知說些什麼。

原來他倆都是宣化東鄉人，住的貼鄰，自小好的穿一條褲子，一塊砍柴火，摸家雀窠，伏天光着屁股在河里打撲通，不分彼此。趕長成半大小子，于得水下了煤窰，二順在家種地，一有空，總忘不了湊在一起拉閒套。這三五年，雙方才斷了信。

于得水自然喜歡，拉着二順的手鑽到榛子棵里，躲到個嚴密地方坐下，繃着眉道：『二順，你烏龜王八，什麼不好當，怎麼偏當頑固軍？』

二順抱着屈訴起苦來：『你當能由着你麼？我去年秋裏正在地里拔豆子，叫人拾兵抬走了，家里至今不知道信。當他們那個囉喀兵，誰甘心情願？打仗拿機槍堵着你上，掛了花，痛得爹呀娘的直叫，活活痛死也沒人管，死屍都叫狗啃了！這回進山，當官的瞎吹噓，說什麼要把你們一網打盡，誰知淨爬大山，個個累的毗牙裂